

在

神宗朝海內晏然款布之虜受我
戎索得一意察吏安民吏惡得
不淬勵民惡得被殘虐中丞之
撫畿南當夷虜交訐兵食兩匱
綢繆征調無暇

台慈

閭閻安堵是遵何術哉蓋今之
為民蠹者莫甚于有司之貪縱
貪縱一日不息民困一日不鮮
中丞少有遠志嘗以聖賢可學
而至而其學聖賢也惟以無欲
為本體至靜為功夫由釋褐而



司李此志此學也由典劇而奉
常此志此學也盟之筮仕持以
終身坂苞苴不入請託不行不
肖之有司無所用夤緣之無能
遂谿壑或望風而解綬或革故
以鼎新克介肅所為收效于九
載者中丞直以期月得之君子
過化存神其斯之謂與夫世宙
雖大人民雖夥原無不同之願
欲使

廟堂之上軫念民瘼舉凡紀綱大
吏皆簡廉靜以中丞而畀以節

鉞俾填撫一方即為一方福曜
太平之業不立奏于天下吾弗
信也且能安戢其人民者未有
不能保衛其國家此中丞茲刻
所哉賑災傷枉道諸疏業見
於循之壯猷至若增兵餉剿妖
賊甄將領舉將材諸疏具悉匡
濟之偉畧此孰非從廉靜中所
出而世惡得以其經之也而少
之哉昔武侯有言澹泊明志寧
靜致遠先介肅用之晉陽中丞
用之畿南先及一揆俱有明效

余故亟為表章以詔世之有志
聖賢之學者乎此既法焉中丞
其以余言之為當不

南樂通家治生魏廣微頓首書



張畿疏州叙

大中丞張公張畿南二年民安
吏稱保大定切其所係上奏議
三十餘篇中如增兵餉恤水災
眾甄別諸事皆行從急策也而
其所最關

宗社安危者豈如靖飛一事矣
嘗邪勝之復也徐孽方為我兵
所困走檄激兵逆賊于弘志輩
哺聚景武間窺左且為公政督
兵剿究而倉卒多起吐噎而邪
諸將三日而破一鼓而擒鴻儒

穿氣邪勝尋淡社在蕩平望
乎景玉為三輔地逼近京師當
是時奢氏挾飛於巴賓安酋肆
螫於彰詔而德以女為諱脫系
玉有弟系一則弘志逞弘志逞即
邪勝合邪勝台別奢安益驕戈

甲滿天奴酋高控而成長驅之
勢天下事尚可問哉先是象師
九門盡閉人惟辦兩足為上策耳
捷至而衆志帖然會咽如下以價
為高是公死平弘志也所以南平
鴻信西平奢旨西南平安民也又
死平鴻信奢安也所以牙奴酋使
至今不得逞也以景武安象師以
京師安天下公功亦大矣哉且師
不再藉後不經旬年甚亡矢送
鏃之費而坐收洗甲銷兵之勝
予嘗從觀古人用兵有後法乎

急法有緩而急之而後法有治已
亂有治未亂有治未亂而將亂
譬之國皆執劑國手彈枰惟
其所適法字一載要必一日為
百年一方為四國守則有張睢
陽戰則有王文成方公耳張公
堅守虜遂專力睢陽進退不乃
柳子厚以謂世徒知力保於江淮
而不知功存於靖虜真至言也
文成向死阮逆黨坑坑王於江
則長駝金陵東南正岌岌焉矣
故以一睢陽為西北一南昌為東

南與一景武為天下者其功同也
睢陽勢僅在守故立懂以明節
文成勢急在戰在敵愾以奏功
而公勢在呼吸變化在三戰三捷
以奏偉績然則公之切與文成又
當何如邪予不武顧兩河聲勢
相表裏予執鞭弭以奉周旋
而竊分公切於國予鄉獲有字
宇氣稜一清而反受公賜於家公
既寔多予安敢忘哉其詞尚父
論將而以忠為發脈實是千古
隻眼加級酬功而惻然引為一體

不若夷狄禽獸之犯我族者而
可以首功也君子學斯言此
又稱功報捷者以未及也若文翁
性雅水賈長沙詳贍水陸中州
則又疏草之支技矣予不令論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奉

勅巡按河南等處地方提督軍
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馮嘉
會頓首拜

序

都御史張公鎮撫畿以南越

期年章凡數十上棗既成出

以視余不佞余讀而嘆

聖明知公之深用公之大而公

之所以效於

國家者遠也故昔漢文武持上
谷鉅鹿之間日傳匈奴警
警至則輒議守臣而守殊不
易至唐及宋迄無寧字然猶
越在北部耳

國家統一寰宇再稔虜庭百年
來不聞虜警矣自建夷匪茹
墟我撫順以漸及廣寧榆關
一綫幾未可以泥丸封也桓

山一鎮咫尺

神京此其地何地哉

天子南顧嗟咨以為非公不可
命持中丞節以往而其知公
也深矣公至而簡軍實備儲
胥實員缺拯灾劫一易置閭
諸廢犁然具舉蓋內地先綏
安邊方先震疊而此兼之無
事先綏安臨變先震疊而此
又兼之兼之詎不甚難而公

弗與知曰功名非吾所有
髮膚非吾所有期灑一腔熱血
上報

君父耳顧今天下動矣勢將漸
不可為矣唯是厚固元氣以
徐解其毒猝有事變吾有以
待之足矣會白蓮妖人所在
揭竿日蹂躪鄒滕間業奉

詔以師助勦將發而景武告急
公當夜飛檄集東援師協天

津兵合擊之而復親援方略
攻其不備指顧間白家屯之
巢以覆矣一時群不逞之徒
乘機觀望蠢蠢思動者無不
鳥獸散而鄒滕亦以援絕就
平若非神謨素定應機一遲
聽其往與東賊合以北窺津
瀛而輦轂之奸細綫鎖潛通
邊圉之環衛精神尋餒其羽
翼之在四處者逢螭擁競起魚

爛瓦解尚忍言哉夫人一隅
急止見一隅耳今一隅無不
動關天下而况畿南豈一隅
哉然則是役也以絕二東之
犄角人之所知也以彌四方
之釁孽人之所未必知也而
其他密穢大憝豫銷禍本更
有在人所不見者嗟乎此時
何時而尚堪有可見之功哉
以之功大可知已即今東有

剥膚之奴西有窺關之虜時
勢如何岌々而比閭安堵若
不知有槍攘者獨恃我公在
耳公猶孜孜詢民間疾苦日
撫循之斥墨抑暴洒然與百
姓更始蓋初形急而情緩公
應之以整暇後形緩而情急
公飭之以振勵緩急之間其
意慮遠矣以此言之其效於
國家者何如哉以故凡有補牘

當宁無不撤續以聽次第報可
余於

上之知公用公臣卜太平而未
暇誦公亦非一二誦言所
可旣也是為序

嘗

天啟癸亥孟秋之吉

賜同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吏部
驗封清吏司郎中治生范景
文掬首拜撰

和刻本

和刻本

和刻本

疏草目

卷一

請移封疏

直清仕路疏

辯直清仕路疏

請放免疏代題疏附

請增兵餉疏部覆附

報代疏

調留陞補官員疏部覆附

糾劾不職有司疏

部覆附

議撤天津軍夫疏

衝陷城池疏

卷二

協剿山東妖賊疏

催補易井二道疏

再請兵餉疏

部覆附

初報妖賊疏

再報妖賊疏

亟催井陘兵備到任疏

馳報妖賊蕩平疏

沙河知縣改教疏

部覆附

議留兵將疏

恭報擒獲妖首疏

卷三

緩徵災傷人戶疏

敘錄文武官員疏

請告疏

查魯總兵疏

解散東賊疏

糾劾欒城知縣王經天疏

部覆附

保留易州知州武之楨疏

部覆附

急缺府正官員疏

特薦府佐官員疏

杜絕枉道疏

卷四

議准邊俸疏

辭加副都疏

甄別將領疏

部覆附

薦舉將材疏

題補紫荆關叅將疏

部覆附

自陳疏

催調緊要官員疏

部覆附

謝恩疏

糾劾違法有司疏

部覆附

請改誥命疏

卷五

大名通判移駐杜勝疏

酌議有功官員疏

更調縣正官員疏

調補縣正官員疏

調補保定將領疏

部覆附

代請 卹典疏

糾叅放橫教職疏

請表仗義急公之臣疏

甄別將領疏

部覆附

議薦將材疏

糾劾縱恣府佐疏

酌議患病官員疏

卷六

查叅失事官員疏

地方切要事宜疏

辭陞廕疏

懇辭回部疏

裁革冗員疏

查叅衝城官員疏

請楊忠愍公

諭葬疏

禮科抄附

方面官員患病疏

特舉第一清吏疏

地震疏

卷七

協捕劫餉強賊疏

兵馬錢糧大畧疏

薦舉方面疏

舉劾有司疏

薦舉佐領疏

薦舉教職疏

薦舉人材疏

舉劾將領疏

特薦將材疏

議薦將材疏

亟易大將疏

進繳 勅諭疏

李勣疏草

梁水張鳳翔稚羽著

請移 封疏

奏爲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移封以光

聖孝以盡子情事臣原籍山東東昌府堂邑縣人由進士萬曆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除授前職三十年二月十三日到任扣至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歷俸三年考滿

蒙撫按題准保留差吏代齋文冊赴部蒙
考稱職例應請給

勅命伏念臣一介草茅三年碌碌乃仰荷
天地浩蕩之恩亦得以妄徼榮寵卽捐糜慮無
以報

聖恩萬一寧敢復有他望惟臣有烏烏私情萬
不容已不能不哀鳴於

君父之前惟我

皇上垂憫焉臣有三母前嫡母馮氏繼嫡母吳

氏而生臣則趙氏母也臣生不逮前母生

母復以四歲見背熒熒孤嬰撫自吳母多

方呵護不啻已出稍長而就學櫛沐爨給

俱親出母手夜對一燈子誦母績聲繼相

聞讀不成誦母不就寢無論臣伶仃一命

卽磨一官非吳氏母不至此今日幸延

此命以上此官矣又幸延此官以沐此恩

矣乃臣之吳氏母例不與前母生母並又

下不與臣妻埒此臣所以日夜悲號萬不

能自禁也夫嫡繼慈養均有三年之報者
國制也繼母如母者禮經也吳母有嫡繼之
分而兼慈養之勞計惟徼

恩綸尺一庶可以少答罔極一二而今日者目
尺寸之不克致將何以爲子乎况臣父四
十歲無子今且以有子封矣誰力勸臣之
父娶臣生母以有今日馮氏之逝也臣未
生趙氏之逝也臣未成今二母且以未生
未成之子贈矣誰使臣之生且成以有今
日卽臣以幼年失母之子又誰使臣完有
室家若臣妻章服於室而臣母荆縷於堂
卽姑媳相對寧無黯然臣查得萬曆三十
年六月內直隸真定府晉州知州屈受善
考滿緣係出繼願將本身及妻應得
誥命移封本生父屈廷栢本生母史氏等因該
吏部覆奉

聖旨准移封欽此臣以繼嫡母乞

恩卽與本生父母稍異而外官移封事例相同

復查移封本生父母舊亦無例自

肅皇帝首命脩撰諸大綬之奏遂得以義起援
爲定例今臣一念血誠之私不在諸臣下
而以臣妻應得之封移封臣之嫡母未敢
過徼

朝廷恩典而更以盡人子至情

皇上以孝治天下豈其有靳焉此臣之所以不
憚孤遠冒昧以籲

天聽者也伏望

聖慈

勅下吏部查照外官移封事例將臣妻丘氏應
得

勅命移封繼嫡母吳氏庶水木之思有所藉以
自伸而犬馬之姻當更誓於不替矣臣下
情可勝激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吏部知道

覆移 封疏

吏部爲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移封以光

聖孝以盡子情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吏科抄出直隸廣平府推官張鳳翔奏稱
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
先准考功清吏司付開本官歷俸三年考
滿已經引奏復職到司查得本部職掌內

一欵諸子應封父母嫡母在生母並妻不
得封嫡母亡得並封贈嫡母雖在而生母
先亡者其生母亦得追贈又一欵以後封
贈止許嫡母一人生母一人其繼嫡母不
得一槩並封但有陳乞者悉行停寢今該
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職掌內有前嫡
母之贈則繼嫡母不得並封例也然此爲
生母係前嫡母所納或本官爲前嫡母所
撫養與繼嫡母無恩者言耳若納生母者
繼嫡母也生母死而撫養其子者繼嫡母
也至受恩之日前嫡母贈生母亦贈而撫
養有恩之繼嫡母反不得霑絲毫之恩母
論非所以報本卽前嫡母與生母地下有
知亦不自安此本官所以惻惻陳乞不能
自巳也茲欲徑自給與則於三母不得並
封之例有礙欲祇贈前嫡母與生母而遺
繼嫡母則繼嫡母之恩深功大竟置不報
恐非人子至情亦非

聖朝孝治天下之意本官奏欲移妻之封以封
繼嫡母但妻壓於繼嫡母之存例不得封
合無暫許本官移生母死後之贈以爲繼
嫡母生前之封則於本部職掌旣無違礙
而於本官報本至情亦稍得抒其有生母
非係繼嫡母所納卽係所納而生母尚存
其子不係繼嫡母所躬撫養者不得援以
爲例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准移封

典劇疏草

梁水張鳳翔稚羽著

直清仕路疏

題爲直清仕路之源以與天下偕于大道事

臣觀自古人臣之所以誤

國家不過功名之心太躁而

國家之所以不能風有位亦繇

朝廷之地不清故正

朝廷以正百官而遠近誰敢不一于正此澄源

之道也乃伏覩今日何紛紛也一官之羶
渾如聚蟻十行之布何異集蠅奔競視爲
固然廉耻置之度外人旣東鶩西馳予亦
以
前瞻後顧以男子之眉鬚效妾婦之乞憐

天子之臣工作朝紳之厮隸逆而取之安能順
守尺而枉之有何直尋士風所以日衰民
生所以日困

國是所以日囂未有不職此之故者也夫是
亦非盡人之過也已先受之偏黨人亦何
能無言已誠歸之蕩平人自安于無說臣
不肖感激

聖恩謬不自量輒欲與海內賢人君子共勉於
蕩平而相安於無說可乎名器者

朝廷之名器臣子者

朝廷之臣子均爲臣子共惜名器忠
君愛

國誰無是心雖曰血脉不可不通耳目不可

不廣然

京朝官有情白諸堂官外任官有情達諸撫
按選人有情托諸公牒是血脉固未嘗不
通也宋臣程頤論人物則對問銓除則不
對是耳目亦何嘗不廣也士之守道如女
子之守身餓死極小失節極大此口一發
百美何贖故賢者必不爲人請謁賢者必
不爲已請謁臣卽不肖亦必不受人請謁
有一於此臣得而抑之不則臣得而言之
臣有不公亦無所避皎皎此心上可以告
君父而下可以告朋友行其志則留不能行其
志則去知我罪我悉聽之矣伏惟

聖明垂察臣不勝皇恐之至奉

聖旨

辯直清仕路疏

題爲微臣疏語自明台臣督過無涉謹據疏
剖陳以乞

聖鑒事臣起自寒素賦性拙愚伏蒙
聖恩畀之典劇受

命以來茹荼飲冰上恐負

皇上知人之明而下恐負愚臣未竟之志故

陛見之後卽具直清仕路一疏臣語雖戇臣實
無他區區此心天下見之乃頃接邸報台

臣盧謙謹避臣之疏而責臣泛言此亦自愛
愛人之心非有他意然台臣試以今日之
選法壞耶不壞耶今日之人情競耶不競
耶士之守官如人飲水冷暖宜自知耳試
令台臣設身而處臣今日之地將圖所以
抑奔競絕請謁爲

國家端士習耶將容容墨墨噤不敢發一語
恐傷天下士大夫之心耶此皆臣子之心
腸不得不出于此而非有一毫傷善之心
者也夫人有他腸必有所用之耳不于此
時務容悅規便利而更欲操他腸安歸乎
天下事固有據人而論者有據事而論者
有據理而論者有據職而論者臣職在仕
路卽言仕路若夫奔競之風天下固有是
理何必盡證之以其事天下固有是事何
必盡實之以其人且不可知者奔競之人
而不可不自矢者不受奔競之我此何與
人哉論人者當論其職業不當摭其語言

論言者當逆其文詞不當失其志意臣疏
具在臣復何言惟乞

聖明早賜罷斥以爲不識忌諱之戒臣愚幸甚
銓政幸甚奉

聖旨

請放免疏

題爲

主恩未報臣病難支懇乞

聖明早賜放免以無悞銓政事臣受

皇上作養之恩二十年于此矣犬馬雖微豈無
報

主之思而况入

朝僅二十二日未除一人未行一事臣之來
者何心乃敢輒言輕去惟臣素有風癰之

症長途跋涉輒復舉發自入
都門日甚一日遍體腫痛坐卧艱難此皆臣
之同官所共見而非敢有一毫飾說于其
間也方今選人鱗集多務填委雖以精明
強固之人猶難勝任而况重以昏病之軀
乎伏乞

聖明勅下臣部早覆放免無致久妨銓務臣不
勝大願奉

聖旨

代題回籍疏

吏部爲患病不能供職懇乞代題回籍以
便調理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
本部文選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張鳳翔
呈前事呈稱先該職再疏乞免未蒙批發
區區之愚亦思朝升

朝而夕去

國徒此狼狽何裨涓埃然膠手於風波之中
捫心於日月之際志旣煩苦身亦困劣蓋

自出司待

命調理經旬茫無痊可之期而職於是乎拊驚
枕而自傷知報

主之無地矣方今

國家缺人廢事種種可憂而職獨以疾痛支
離之身徒寄空名坐妨部務反之此心曷
能自安伏乞早賜代

題准職回籍調理毋致久悞銓政職卽退伏
於野有餘適矣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本部文選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張
鳳翔呈稱患病不能供職乞要回籍調理
一節爲照本官坦衷介表潔守敏才方銓
敘之是資詎癘疥之爲患情非得已選難
再遲况本官年力政茂嚮用有期卽未能
挽轍於攝願猶再冀驅車於亨泰旣經具
呈前事該司又查有前例相應覆請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暫回原籍調理俟病痊之日起
用遺下員缺另行銓補等因萬曆四十六

年三月二十日吏部署掌部事戶部尚書
李汝華等具

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

撫畿疏草卷之一

梁水張鳳翔稚羽著

請增兵餉疏

題爲河西藩籬盡棄畿南保障宜周懇乞

聖明增兵予餉以固

陵京以安

宗社事臣一介書生不知軍旅伏蒙

皇上采臣葑菲使臣填撫畿南凡畿南六郡三
關七十二隘口皆以責于臣之身矣然臣

之責而果六郡三關七十二隘口已乎臣
卽駑劣勉竭心力或庶幾免于大罪惟是
今日之畿南非數年前之畿南亦非兩月
前之畿南而

宗社安危所係之畿南也數年前所備止西北
諸虜而今且急東夷矣兩月前雖撫順已
失開鐵已失遼瀋已失而河西尚在西平
鎮武廣寧右屯寧前等處尚是幾重藩籬
則奴氛在千數百里外而畿南之地猶安
備禦之計猶可旦夕緩也乃今而河西盡
陷止以一墻限奴矣

國家封疆之計如聽蛄朝菌春不知秋朝不
知暮一城陷始保一城一軍潰始募一軍
撫順而退漸至山海不知山海之內更以
何爲退步屢敗之餘人心惟怯奴騎一來
則山海震薊門震

京師震天下無處不震而畿南一塊土或且
爲後勁或且爲前茅柰何不亟宿重兵以

預爲敵愾勤

王之計及諸種種臣子不忍言不敢言事之
必然而不能必其必不然者之用耶今之
策奴者率慮犯關門犯諸隘長驅深入直
薄都門而不知此猶奴下策奴用兵最狡
計且以一旅綴山海一旅走桃林古北一
片石諸口而別馳精銳由間道犯真保諸
郡邑以絕天下兵馬入援之路真保無兵
必且折而入于奴而天下之勢判然分爲
兩截卽不然山海一有聲息臣便當督率
精兵先天下勤

王之師至京護守而紫荆可達山陝真保可達
中原又當留屯大兵守此一線使南北得
以往來此皆非空拳徒手可以卒辦而頃
讀舊撫臣胡思伸疏鎮兵援遼將及二萬
山海修防亦復萬三千人學臣左光斗亦
寓臣書保定一鎮兵不滿千馬不滿百衣
甲器械杳然無一近雖

允舊撫請增兵五千而真保易定紫荆之間分之不過千人進不足戰退不足守捉襟露肘何以濟事以臣之愚真定除新兵五千外再益萬五千人隸標下萬五千駐保定一萬駐易州五千守紫荆等關而又厚其精利其器鼓其忠義之心練其攻守之法以與山海薊門首尾羅絡以成常山之勢無事則在在貔貅投石超距有事則人人鬪虎斬將搴旗神氣旣壯聲靈自赫奴酋雖狡奸細雖多覩

國家如此舉動何敢生心雖曰事屬添置兵費不貲然費有歲歲給者軍士月糧是也有一辦而可無再辦卽再辦而不過修補小費者衣帽鞋襪盔甲器械弓矢弩銃刀劍鎗鈚馬匹鞍仗大小火炮大小戰車等物是也有歲可遞減者銅鐵硝黃鉛藥木植牛皮油漆筋鰓金鼓旗幟及製造工價查閱犒賞等費是也臣衷多益寡再四斟

酌非萬不可省決不敢以累計部惟是暫費于今或可漸省于後若

國勢已至今日而猶不立定規模從頭做起猶然銖銖銖銖效口約腹裁之智一旦事急力微兵寡束手以天下與人卽欲費而無可費之地矣去年山東不添兵五萬乎一德州不二萬乎貴州不請帑三十萬乎畿南視二省何如以

神京迫近之門戶至願比例于千萬里之封疆而臣心亦滋苦矣伏乞

皇上俯念畿南要地關係重大亟發帑金三十萬兩俾臣一面召兵一面簡將一面買辦製造一百分頭訓練仍

勅戶兵二部作速議覆以便奉行抑聞之急行無安步疾呼無和音今天下危矣救天下之着急矣早得一日早作一日倘徼天之

靈

宗社之福默奪奴鑿延過一年則練集頗有頭

緒戰守庶保無虞自非然者呼之不應求
之不得轉盼之間時日已過大事去矣臣
不足惜如

陵京社稷何哉情急呼

天一字一血惟

聖慈省察施行臣無任懇切哀籲之至天啓貳
年參月貳拾參日題本月貳拾柒日奉

聖旨畿南重地武備宜修這所奏着該部作速

議覆

覆請增兵餉疏

兵部爲河西藩籬盡棄

畿南保障宜周懇乞

聖明增兵予餉以固

陵京以安

宗社事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兵科抄出保定巡撫張鳳翔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畿南重地武備宜修這所奏着該部作速
議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爲照自河西旣陷祇以一墻限奴則今日之畿南其關係京師豈前日可比作山海之後勁通南北之咽喉安得不宿重兵安得又惜重費誠如學臣左光斗所言兵不滿千馬不滿百卽增兵五萬亦不爲多添兵之數倣山東請帑之數倣貴州誰謂神京迫近之門戶不得比例于千里萬里外之封疆乎今日畿南增兵事在不疑臣部自附于共濟之舟

皇上亦斷不難于王屈之渙矣而臣猶不能無說者事至今日極望撫臣爲畿南立定新規模從頭做起兼望撫臣爲畿南清理舊家當徹底清查舊撫胡思伸疏稱援遼屢調去一萬六千修防山海一萬三千是一鎮而去二萬九千匱可知也然查天啓元年冬該鎮開報兵數實在六萬四千五百六十七員名屢調援遼去者在此數之外今查見在關上賀謙平四知分統者尚有四

千四百九十三名其餘非亡卽逃矣亡者
便當開糧另補逃者便當緝拿着伍以舊
額糧補舊額軍按衛所而求之萬人可立
足也惟修防山海者在此數之內而近爲
保鎮關係不比曩時已留保定騎左車千
忠順等營班軍七千餘名則保鎮比舊年
又多此七千餘人在鎮矣大約該鎮兵糧
既有舊額雖經調發其存亡可查逃亡者
可補老弱者可換先復原有之額而後酌
量分撥以定新增之數撫臣身到地方按
籍一覈自有定見蓋舊額卽逃亡盡補老
弱盡更而當此急迫之時亦必增募壯勇
以儲敵愾勤王之第一步舊撫臣胡思伸
請增兵五千臣部已具題奉
旨特舊家當不清則新規模無據當是時借重
新撫臣材猷查刷舊家當一一清楚而復
以新兵佐之只求足備緩急不必執定多
寡通前打筭除應補屢調援遼逃亡一萬

一千五百餘名近留修防七千餘名併題
過新增五千外還須增兵多少所稱五萬
之數或當取盈則取盈或當畧減則畧減
但求實濟

國事撫臣旣以

國家之事爲事臣部安得不以撫臣之心爲
心也旣經撫臣具題前來相應酌議覆

請合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天啓二年四月十四

日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暫掌部務孫
等具題十八日奉

聖旨依議行

報代疏

題爲到任事臣原任太常寺添註少卿天啓
貳年參月拾參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
本部會官具題奉

聖旨張鳳翔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
等府提督紫荊等關兼理海防軍務寫勅
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赴鴻臚寺報
名謝

恩本月拾捌日都察院到任貳拾參日領

勅辭

朝本日具

奏起程於肆月貳拾壹日抵撫屬廣平府清
河縣該前巡撫右僉都御史胡思伸將節
年欽奉

勅諭壹拾柒道達字貳百叁拾柒號
符驗壹道

令旗捌杆

令牌捌面巡撫京畿關防壹顆及吏卷等項
咨送到臣除當日接管行事外爲此理合
具本專差鎮撫葉深齋捧謹具題

知 天啓貳年伍月初柒日題本月貳拾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調留陞補官員疏

題爲時迫勢危用人最急謹議應調應留應
陞應補官員以拯疲氓以安重地事臣惟
畿南之地

皇上腹心之地而民則

皇上腹心之民也凡人四肢百骸無一處不當
愛不當養而腹心爲甚故詩人謂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蓋誠見夫

邦畿之重也自遼左軍興以來戎氛外侮民

力中枯弱者轉於溝渠黠者起爲盜賊而
一種愚夫愚婦惑於邪說呼朋引類夜聚
曉散有識者蓋已隱隱慮爲黃巾之續矣
臣自受

命夙夜兢兢圖所以保良民鋤非類者逢人便
問到處必諏惟恐壹郡有警壹邑不安卽
負

皇上任使至意而耳目所及閭閻疾苦之最大
最急者則無如東明杜勝集所謂田生蘭
者外號田相公朱崗寺所謂生員王之佐
者別號王鶴年孟得集所謂李月川者皆
一方巨窩千百成羣瞋目語難入春以來
被殺貳拾餘人被劫肆拾餘家已成大亂
而被害者吞聲不敢告旁觀者搔手不敢
言也清豐王五王七窩盜數拾人盤據於
瓦屋頭之間各虎豹縱橫而醢人之肉也
清河黃廷高易州趙思武俱白蓮教首永
年杜光輝爲混元教首各狐鼠成羣而蠱

政事 卷之一
三
人之心也而醢人肉蠱人心者不止此數處此數人也嗟乎民困極矣亂將起矣自非仁明廉勇之臣布在庶位相與殫心竭力而欲奠

畿南於苞桑其可冀乎臣撫屬道臣四而未至者貳府陸而缺同知通判者貳缺推官者參州縣之臣玖拾有玖而員缺未補者貳拾壹已陞已銓而未至者拾有陸總計有地無官之處凡肆拾肆幾已半之而中間如雄縣清苑定興新城易州定州南宮故城邳鄆東明皆衝要重地而多者壹年少亦數月臣其能以一手障狂瀾一木支大厦乎

朝廷張官置吏凡以爲民而無官何以理民夫民之弗理方且赤子變爲寇讎而不逞之徒從而誘之萬一有鄆城鄒滕之事卽焦頭爛額何及乎夫彼參邑皆有官而禍已至此况無官而欲使吾民安其田里無歎

息愁苦之心必不得之數也故臣區區之
愚斟酌劑量於地方中有苦心勁骨峻節
沉機應互調重地以便展布者貳有循政
宜民間調爭借而應留者壹有政績已隆
資俸已及而應陞者壹有才大任小應調
而優之者陸有推陞已久到任無期應查
叅者壹此皆臣與天津道署易州道事王
弘祖大名道詹爾達署井陘道事真定府
知府徐騰芳保定府知府唐煥河間府知
府廉第順德府知府王順行廣平府知府
祝萬齡大名府知府趙琦詳議乎地之繁
簡難易精度其人之品格才華務在用一
人收一人之益去一人祛一方之蠹者也
更有心存盡職樣不合時應破例用之以
抒其保障之猷者一此則臣留心於歲月
之久採實於士庶之多妄附推轂之風幾
幸其人一出而造福生靈以爲愉快者也
夫外防逆虜內禦亂民事竝急也防外侮

以保定爲最禦內亂以大名爲最地竝重也保定府知府唐煥大名府知府趙琦峻嶒骨力霹靂風猷弭盜安民經文緯武又合二難於同室而駕兩服以齊首者也方琦在輓部時駐節清源清源距臣居僅兩舍以故知琦甚悉蓋琦澄澄徹底而釐姦剔蠹舉百年穴竇爲之一清且天文六壬韜略弓馬無不精諳有武人術士所偏攻而不能窺其藩者謂非文臣中懸藜結綠可耶至於守大名正已率屬卓然良貳千石諸不具論卽如近者擒捕巨窩指授居多向使無琦大名之人迄無安枕矣方河西淪陷時山海動搖

陵京震疊環三輔之地寧有幾座堅城環三輔之官寧有幾人義士而唐煥以枕戈待旦之心作將茶蓄苴之計鑿斯池也築斯城也挨牌滾木金鼓旌旗火器火人水門水道長槍大斧精鐵純鋼葦草菊柴荳秆米

粟一切防守捍禦之備甚具又招徠健丁
千人躬自部署以備非常而保定於是爲
雄鎮矣天雄上谷倚韓范爲干城徹桑憇
棠駕召周之軌躅夫如是則何以議更調
乎曰煥不可久於保定也以與總鎮不可
同城也是兩蛟不竝淵之說也知府署道
執道歷來之體總鎮執鎮當年之體始焉
各成其是不妨兩曜竝行終焉不解其紛
恐成兩虎竝鬪且經撫之覆轍已斷送三
韓矣而廉藺之和衷將求諸九原乎蓋煥
自

嚴旨以來閉門謝事引疾乞休臣封還原文差
官敦請視事煥重拂臣意軫念時艱顧雖
勉強料理迄今未肯坐堂其合屬士民皇
皇汲汲恐失慈母前後走臣所乞留者繹
絡不絕而總鎮雅意振刷一洗貪鄙廢弛
之風公論蓋兩難之然以兩府知府互相
更調地旣無大小緩急之殊人亦無軒輕

低昂之異彼此無猜無貳大家不軋不爭
一意保民精心爲

國此一舉而兩得爲兩府也亦所以成貳臣
也臣備員太常時嘗聞趙州知州蔣覲者
清執人也比臣受

命則本官調河南信陽州彌月矣時卽圖爲地
方留之已而經過本州士紳父老子弟遮
擁臣車懇切借寇說到本官任怨任勞處
辭淚俱下絕非近時保官局套臣聞之惻

然人情如此何忍負之隨諭本官照舊管
事不許署官交代此壹臣者靈襟映月浩
氣干霄剽煩理劇有餘拯溺拯焚足賴所
當仍留趙州以慰夫頌哀歌戩之願者也
滿城縣知縣張邃養承蝸屠牛之才餐藜
茹冰之守而滿邑斗大庭有餘闡旋駿螳
封實屈長才以短馭矣查得祁州一望沮
洳堪稱澤國萇楚沃沃鴻鴈嗷嗷若陞邃
養補之人情風俗旣所熟知朝駕夕極又

省物力此壹臣者膏流葑屋魄奪城姦已
徵製錦之才旋踐佩刀之夢所當陞補祁
州以收其長才大畧之用者也易州北控
宣雲西通晉代外防諸虜內衛

神京已巳庚戌之變實爲戰場而撫臣每秋
移駐彈壓蓋重地也知州錢兆元雖已受
命實未到任而州之缺守者已拾壹月矣此何
地也而可壹日無才望官爲守乎深州地
方遼濶羣盜出沒且奧倚巨窩排山撼海
而奸黨盤踞衙門暗通氣候一有問者禍
先及身邇曹濮間么麼蠢動一切苻蒲得
無聞風嚮應也者而才力不及知州鍾崇
道臣已另疏叅調矣清苑爲保定附郭且
當南北之衝政事旁午食息不遑而民貧
徹髓疲憊難支完民悍而難治其邪教與
紫荊趙思武聲勢相倚道路側目莫敢忤
視栢鄉路當子午輪蹄之苦民不聊生壤
接曹滕風鶴之警人無固志清豐力竭繭

絲無復淳龐之舊涎垂肱篋漸倡嘯聚之風蓋需令尤亟蚤之頃刻則依父母之懷遲之須臾則逐盜賊之隊矣查得安州知州武之楨晉州知州馬體元邢臺知縣王鼎新鉅鹿知縣潘士聞博野知縣王勅阜平知縣于躍雲各各匡時偉器人人濟世長才練習則大匠操斤可與遺艱可與投大英敏則太阿出匣孰爲錯節孰爲盤根今以之楨調易州體元調深州各知州鼎新調清苑士聞調清豐勅調完縣躍雲調栢鄉各知縣庶批郤導窾恢恢乎遊刃有餘地矣惟是東明壹縣大費經營臣按皇輿考本縣河迫屯多民刁有盜則邑之難治自昔記之矣今春劫殺之慘殊駭聽聞散布流言妄覲大物語曰萌芽不剪將尋斧柯此輩繁衍披猖臣以爲未可萌芽眡也臣到任後密檄該道府設法擒勦仍一面刻刊告示曉譬解散已復念開州兼攝

東明相去玖拾餘里顧此不免失彼而本月拾陸日山東之報至矣臣恐此中與彼犄角則聲勢益大禍患益深於是檄理刑推官陳世竣卽日解內黃印務改署東明限以貳拾壹日到任世竣單騎馳往卽以貳拾貳日擒衙役與賊通者凡叁人而杜勝集巡檢崔如峯已誘執王鶴年郭崇德等捌人矣永年擒杜光輝紫荊擒趙思武清豐擒王五王七諸人而連日陸續報擒獲者爲李月川張奎吾趙顯吾劉國康勝朱郡劉邦俊劉小泉王東泉陳維新陳九善等皆有名渠魁凡肆拾餘人而田生蘭外號田相公者被官兵圍困夜勒死於穀地中矣是役也世竣兵甲藏胸風雷在手先斷暗通之線索漸平肆起之戈不蓋卓乎有大功焉崔如峯者小官也點練鄉兵捌百餘人乘機赴會誘鶴年於坐而擒之做人所不能做攫人所不敢攫膽力才智

卽士大夫難之尉繚子曰賞貴小謂賞及
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賞下流將之武
也除臣行文獎勵如峯仍動銀參拾兩給
賞弓兵火甲鄉兵獲賊者各花紅鼓樂導
送外爲照吏部職掌巡檢擒盜有功陞主
簿而况此之所規皆地方大事山東流血
成川皆首惡不戢故也臣以爲此壹官者
應陞東明縣主簿仍管杜勝集巡檢事以
酬其不避艱險之勞且以新天下小官之
耳目而鼓動地方有司急公任事之精神
者也然則東明之人皆已賣刀買牛賣劍
買犢無復潢池之憂乎非也此輩醞釀多
年居徒實衆縱有擒獲伏匿尚多譬諸除
莠者今日孳明日長明日孳後日長何者
根株未盡拔也延蔓更易滋也天下一旦
有事臣恐打家劫舍放火殺人猶其小者
草澤中鬻魚篝火之姦斬木揭竿之桀攘
臂而起以徼倖於不可知之天則禍更烈

矣矧山東白蓮諸教羣黨竝起拾參日而陷鄆城拾捌日而陷滕鄒僭號稱王衆已數萬近聞移營逼近曹州去東明僅百里耳萬一轉而之西則東明當其鋒卽驅而之南亦必假道東明而東明竝受其禍臣已檄大名道移駐開州相機防剿仍移文寧山營精選健卒千人屯劄滑縣以爲聲援聽兵備官隨宜調遣竝通行漕河一帶地方嚴保甲練鄉兵簡壯丁以備緩急去後唯是地連參省控馭爲難計必速得一精明強幹豈弟深沉之人爲之長吏朝朝暮暮安集之化導之以文綏之以武震之洗刷其耳目蕩滌其心腸然後可而精明強幹豈弟深沉之人未易得也况人之視東明不啻畏途也先是聞待銓者皆欲求南不願在北而况北方之東明乎雖然以皇上之土宇用

皇上之人才求其能治東明者而難易可無問

也臣憶

計典後長安嘖嘖爲河南臨潁知縣調簡張福
臻扼腕不已居頃之臺省諸臣疏稱其人
以爲可當邊才之選臣一念嚮慕就言者
問之具得所爲建城濬隍不愛髮膚諸治
狀及過任丘任丘令單明詡與福臻同里
臣託致意冀福臻陸月赴選庶幾臣屬得
之便可倚爲左右手而福臻夷然不屑也
福臻不屑臣臣終不能寘福臻也臣竊謂
東明得福臻則東明安早一日得福臻則
早一日安東明故福臻之願東明不願東
明臣不管也臣耳目寡隘心上止一福臻
故投諸危急之地危急之秋治亂安危臣
與共之矣至若已陞易州知州廣東陽春
縣知縣錢兆元受

命壹年不行赴任而說者謂彼中有事上司不
肯放行顧廣東未聞有兵革也陽春之地
豈重于易州而知陽春之事豈急於知易

州之事乎如其果有事也廣東撫按何以
寂然無一疏具

題乎今不能待兆元至矣已調補矣然兆元
不可縱也再加壹月無撫按疏則兆元之
規避顯矣便應重加削奪以儆逗遛觀望
不肯赴任者亦願吏部此後陞除無復數
千里之外使有地無官而政事益叢脞不
可爲也抑臣於此更有說焉痛自河西失
陷

畿內之人凡稍能餬口皆收拾移家遠徙其
束手待亡則貧無力者也閭左少年要盟
軟血包藏禍心冀幸有警則雲涌川流蟲
拚蜂螫爲

國家難耳以故今日人情非獨畏避東明蓋
捌府無一處不令人掉頭不顧矣嗟嗟以
庸人自待者臣不責也新甲科非翹然負
奇而

皇上增額求之者乎

主憂臣辱謂宜慷慨自矢爲

聖明効一臂之力而通籍之始乃規便圖利不
犯艱難其無隳致身之誼辱薪楨之典乎
臣

請陸月大選凡

畿輔推官知州知縣員缺拾玖補風力甲科
限柒月拾伍日以前到任新發之劄於內
訂外侮之日亦頂門一針也且臣曾濫竽
吏部銓除之事頗與聞之大都有一缺用
一人未有扣缺不補者此番一缺不補是
扣缺矣缺可扣

皇上之地可棄乎臣一片熱腸欲爲

國家脫胎換骨以故言之不自覺其喋喋也
真定按臣潘文龍尚未入境臣謹會同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倪應眷具疏上

聞伏乞

皇上勅下吏部再行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保
定府知府唐煥調大名大名府知府趙琦

調保定各知府趙州知州蔣覲仍留趙州
滿城縣知縣張邃養陞祁州安州知州武
之楨調易州晉州知州馬體元調深州各
知州邢臺縣知縣王鼎新調清苑鉅鹿縣
知縣潘士聞調清豐博野縣知縣王勅調
完縣阜平縣知縣于躍雲調栢鄉原任河
南臨潁縣知縣張福臻補東明各知縣已
陞易州知州廣東陽春縣知縣錢兆元候
廣東撫按有無

題疏以定削奪東明縣杜勝集巡檢崔如峯
陞東明主簿仍管杜勝集巡檢事其遺下
安州晉州滿城邢臺鉅鹿博野阜平各員
缺卽行銓補庶巨細畢收賢才得以展布
而轡銜不縱馳驟罔敢逡巡矣陸月拾叁
日題本月拾玖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覆調留陞補官員疏

吏部爲時迫勢危用人最急謹議應調應留應陞應補官員以拯疲氓以安重地事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保定巡撫張鳳翔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保定巡撫張鳳翔題議應調應留應陞應補官員各一節爲照

畿南諸郡北拱

神京東聯充濟邪教之橫行實煩有徒閭閻
之困苦蕭然滿目是非守令得人政令與
德澤並施彈壓并撫綏兩重欲

畿輔之晏然無事未易得也撫臣蒞任伊始
首以保良民鋤非類爲政密擒地方渠魁
數十餘人正法所以攝服奸宄之心然而
守令缺人終有因循苟且之弊撫臣酌議
應調應補應陞應留以拯地方之急均屬
妥便自宜准從于

畿輔州縣尚有員缺容臣部卽于六月急大
選內銓選甲科填補斷不容規避告扣以
滋地方缺人之患旣經具

題前來相應覆

請合無將保定府知府唐煥調大名府大名府
知府趙琦調保定各知府趙州知州蔣覲
仍留趙州滿城知縣張邃養陞祁州安州
知州武之禎調易州晉州知州馬體元調
深州各知州邢臺知縣王鼎新調清苑鉅

鹿知縣潘士聞調清豐博野知縣王勅調
完縣阜平知縣于躍雲調栢鄉原任河南
臨潁知縣今考察調簡張福臻補東明各
知縣已陞易州廣東陽春知縣錢兆元候
廣東撫按有無

題疏以定削奪深州知州鍾崇道聽撫臣另
疏叅調東明縣杜勝集巡檢司巡檢崔如
峰陞東明縣主簿職銜仍管杜勝集巡檢
事恭候

命下本部各給憑行令到任管事遺下應補員
缺另行銓補等因天啓二年六月二十日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 等具題本月二
十四日奉

聖旨是

糾劾不職有司疏

題爲糾劾不職有司以肅官常以安民生事
今天下之民岌岌乎朝不保夕矣饑寒迫
體相尋於盜賊之叢邪教迷心妄覲夫角
梁之事干戈肆起劫殺日聞而善良柔弱
之人卽欲粗衣淡飯安其田廬樂其妻子
守其祖宗之墳墓而安於朋友親戚之往
來不可得矣問誰致此者非有司乎有司
席

皇上之寵靈作威作福百姓稟

皇上之法度惟弱惟愚而壹貳有司鑽營權要
竿牘先容致使察吏之臣顧頭惜面不忍
剗裁於是有司之牆壁堅牢小民之荼毒
備至桁楊鞭朴加於無辜席卷囊括以媚
妻子民之產可析家可破膏可吮血可斲
而有司之谿壑未告滿也夫如是而

皇上之民安乎不安乎不安矣而察吏者莫之
省憂

皇上之民惡至控訴乎語曰敢怒而不敢言此
深慨也臣以爲惟無怒而已怒而無所發
洩則蘊隆於天地之間而決裂於俄頃之
際臣知有今日久矣臣聞市里桀黠之人
當河西陷沒時相與招呼結納指天畫地
扼腕撫膺蓋幸

國家有變則挺而走險如所謂今而後得反
之也者以今林林總總斬木揭竿非必盡
姦民也非必盡愚民也儻亦有煩冤曠眊

疾視其長上而思一逞者乎誰實司牧而使之至於此極也臣以爲有司者之罪也亦察有司者之罪也臣到任月餘不能盡知有司之賢不肖然有所見聞不敢不隨時入

告以救民於塗炭之中敢一一爲我

皇上陳之深澤縣知縣張元初謁臣見其青年爽朗心甚愛器之以爲此才吏也而孰知才不用之以爲善祇用之以濟惡其虐狀

且更僕未易數也李守聰者鄉民也派買炭買牛累責叁拾板守聰懼甚乃請友人潘上賓計較打點里書宋朝問免其再派已而又派買豆守聰恨之乃赴院告理本官聞知差快壯李喜便賀明新於院門捉回責叁拾板夾兩夾棍又分付民壯張大寬具狀告聰問擬徒罪夾責過度扭鐐解府離縣叁拾里爲張蓋莊帶扭鐐死蓋元年肆月初拾日事也去叁月貳拾壹日捉

回纔貳拾日耳守聰母曹氏生守聰捌歲
父李選死寡居伍拾年今捌拾伍矣老甚
又無孫尚餘薄地貳頃以門戶差傴遂至
此聰死後仍追贓曹氏有壹堂孫爲李世
威本官比之世威泣告曹曰大爺性烈如
火你不完贓難爲我性命了曹乃賤賣產
以完之牛隻猪狗俱變賣本官又將曹氏
交付世威分付曹氏告狀打死你曹不從
竟參告仍終日將扭供神前本官怒世威
不行攔阻乃送按院訪拿又問徒矣牛冲
吉者寵愛門子也給庫銀伍拾兩貿易冲
吉恃寵嫖賭花費一空本官恨之自初貳
日梭至初伍懸之梁上又疑梭鬆加繫而
是夜冲吉帶梭不知何時死矣商人郭錫
蔡汝覲失盜捕快分投緝捕束鹿人王應
良騎馬貳匹到趙惟太家惟太貳子壹趙
來隨拾捌歲壹趙來應拾陸歲騎應良馬
馳於野捕快張喜秋等誣賊捕縣各夾參

夾棍束鹿前任知縣周以典與力爭前道
柯副使亦批狀云罪及幼童縣官必無是
理乘機騙詐衙役不無此情又移書本官
云居臨有體慎重是祝今王應良腿竟折
不能行矣黎際盛者縣吏也派買米貳拾
石兩納而兩不收又責參拾板其兄生員
黎際昌乃上堂交納言語少激卽申黜問
軍今方具辯未結也翟彥盛告生員陸更
新誘翟六兒賭博本官問理嗔更新抗辯
輒用夾棍夾之且不夾受夾之處而夾脛
頂本府嘗見而恨之董鄉官生前揭內相
銀壹千兩還完訖本官爲追利銀陸百伍
拾兩嗔鄉官公子置辯輒送監仍將家人
盡行酷打蓋參月事也而伍月伍日受幣
肆端珠子攢盒參架鄉官次男生員董廣
言之甚悉乃本官具稟辨董廣送禮係感
元也若不受恐彼又以元爲作意是何言
哉庫吏王大昌申侵庫銀參百陸拾兩及

查大昌納過銀兩底簿本官親筆批收共計伍百陸拾捌兩除大昌變產盡絕爲遍派闔縣富家各家吞聲出矣獨于一正因派銀柒兩赴縣告辨本官怒令不行分付大昌尋人告理大昌因寫一正同鄉于分仲杜錫芝于朝現于光厚肆人姓名捏是一正暗攀激肆人赴易州道告批本縣問徒妻郝氏爲夫鳴寃告臣院轉批本縣又問徒後李守聰與于一正告狀打死一正逃本縣又懸坐壹徒蓋叁問徒矣不過因柒兩銀耳叁詳俱在今事發臣始爲批免不知小民一控訴語亦何讐之深也本縣俵大馬凡叁運每運拾叁匹每匹官價銀叁拾兩本官止與壹拾貳兩盤費銀伍兩然馬頭買馬及交納盤費實不止叁拾兩馬頭王蛟李果碩皆同辭而本官每馬壹匹扣銀拾叁兩壹年叁運叁年玖運其贓可計而知也市錢每銀壹兩換捌百伍拾

文本官每銀壹兩收錢壹千文蓋加壹伍而過之又立爲易銀之法每錢捌百文作銀壹兩放與百姓立限完納吏書快壯皂隸門禁里長無不領者監生亦領皆有親筆紅領具在入加壹伍出加貳以官爲市何其鄙也王登瀛壹連柒手本內本官紅批正數短叁分再與壹百文不知叁分何以索百文也此偶其一見者也其他種種不能悉舉舉數端焉不知百姓叁年中何所措手足乎此壹臣者掊剋包魚然貪不啻如狼而猛不啻如虎猖狂恣肆家與之爲怨而人與之爲讐所當照貪酷例革職爲民者也滄州知州蔡秉元臣初不知其爲何如人但受

命之後博採地方官評人人言秉元牆壁如鐵山行藏如塗豕及虛心廉之而穢跡果盈楮也該州條銀壹萬捌千餘兩每兩加壹伍徵收每年約火耗銀貳千柒百餘兩庫

吏呂仁證每日濫准詞狀參肆拾張原被
皆擬罪罰穀參年約得銀伍千餘兩庫吏
王鳳儀證該州走遞馬柴拾壹匹每馬每
年扣坐馬工料銀拾兩參年共扣銀貳千
餘兩王仲秋證院道明文發銀買草本官
派上加慶等參拾捌村每村銀柴兩每兩
草百束時市值每束拾貳斤者銀參分腹
書陳情每束議價壹分以致田國用賣女
賠補而原發官銀尅落伍百餘兩地方田
國用等證院道發銀買解上紅扛椽本官
派每村伍拾根收選貳拾根其揀剩參拾
根折價每根要錢壹百文計參拾捌村折
錢銀壹百玖拾兩王庫吏收完送宅腹書
陳情證楊維藩等或人命或鬪毆任情索
騙稍不遂意便於書案前答鄉談每起罰
穀豆參伍拾石不等每石折銀米錢計參
年約得銀參千餘兩田新河等證與濟縣
齊尚采被甯氏告爭絕產批行本官差王

之佐宋尚智同張省祭變賣絕產銀壹千餘兩假名助餉實入私囊本人證該州每年起解大馬柴拾餘匹每匹扣銀拾伍兩每年扣銀壹千餘兩張一代于篤等證該州柴拾壹地方每地方鄉約陸柴人本官拾日壹點有不到者各罰木植拾根每根折銀壹錢貳分每年約銀貳叁百兩庫吏王鳳儀證每次拆封自知短視料庫吏等乘機侵匿却先取叁肆大封袖携入宅累庫吏呂仁等包賠本吏證每年派修理河道築堤淺夫銀貳百餘兩票拘鄉村夫役修理却將所徵官銀尅落計叁年共得銀陸百餘兩田國用等證聽腹書陳情加派兵餉雜支錢糧每畝多派貳釐共得銀貳千餘兩趙門子證向各行戶王東橋等取綾羅紬布等物價銀分文不與王東橋證院道發銀千兩買牛解山海關却派各村鄉約地方有牛之家凡伍百餘隻俵解不

給分文價銀而官銀尅落肥已及山海發
回牛百餘隻又發與各鄉變價每牛銀伍
兩牛之一徃一返皆在民而牛之買價變
價皆入官果何說乎此壹臣者放身汗穢
自言百足不僵瞋目貪婪罔念四知可畏
所當照不謹例冠帶閑住者也深州知州
鍾崇道匆匆訥訥臣一見便思深乃多盜
之地苟非其人不足懾其未發制其卒發
而神情樸茂其於當機立斷呼吸風雷無
乃難乎已廉其治狀則到任盡收士夫監
生等所送賀禮銀器表裏下程也大馬參
拾匹每匹官價銀參拾兩而扣伍兩也到
任日查點各村地方鄉約保長不到者各
罰穀貳石也到任以來拿獲強賊李堯王
士許等數拾起至今通不審問而縱賊家
屬沿鄉嚇詐也徵收夏季鞭銀而火耗以
加貳計也此壹臣者脂膏自潤心中酷愛
錢神線索由人堂上渾如木偶但受事未

及半載量移或可改弦所當改調簡僻以
觀其末路者也嗟乎嗟乎臣所擊者參臣
也而所應擊者恐不止於參臣也蓋亦有
譽言日至實爲政虎賦蛇者臣方細心體
訪一有實跡卽據以

聞但不能待彼緩此使三方之人日在水火中
不得脫耳故事撫按入境參月例得擊有
司不肖者貳參人以爲定額無人焉亦務
取盈多人則以額而止乃臣愚以爲不然

今日有豺狼則今日擊之明日有鷹鷂則
明日擊之苟其爲鸞爲鳳爲騶虞終不敢
妄有抨擊以博風力也伍人而爲豺狼則
取伍人擊之拾人而爲鷹鷂則取拾人擊
之苟其爲鸞爲鳳爲騶虞壹不敢妄有抨
擊以博風力也總之不問根株不徇毀譽
其是非一憑愚夫愚婦其賞罰期於不吐
不如庶幾有司皆奉法循理而百姓無其
心從亂之虞其他非臣所知也真定按臣

潘文龍尚未入境臣謹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倪應眷具疏以

聞伏乞

皇上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張元等分別議處遺下員缺除深州臣已另疏晉州知州馬體元調補外其滄州深澤員缺速行銓補庶官邪警而吏治清其裨益民生非淺鮮矣陸月拾叁日題本月拾玖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覆糾劾不職有司疏

吏部爲糾劾不職有司以肅官常以安民生事該本部題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保定巡撫張鳳翔會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官員貪酷者爲民素行不謹者冠帶閑住才力不及者酌量改調今該前因查呈到部看得保定巡撫張鳳翔

劾深澤縣知縣張元貪酷爲民滄州知州
蔡秉元不謹閑任深州知州鍾崇道不及
調簡各一節爲照張元政以賄成合縣之
脂膏盡竭貪以猛濟無辜之性命堪憐蔡
秉元倚倚與援不顧官箴盡掃巧營阿堵
罔思物議沸騰鍾崇道假衙役以神叢太
阿旁落恣羶情於錢癖苞苴公行此三臣
者皆難追於吏議但張元貪暴竝著法無
可寬蔡秉元雖斂民財未殘民命鍾崇道
則初任失於防檢再任可望改圖者也旣
經撫按叅論前來相應

題覆合候

命下分別議處將知縣張元照貪酷例革職爲
民知州蔡秉元照不謹例冠帶閑任知州
鍾崇道照才力不及例量調簡僻遺下各
員缺另行銓補本部仍移文撫按衙門遵
照施行等因天啓二年七月初五日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張 等具題本月初八日

奉

聖旨是

議撤天津軍夫疏

題爲津門河軍向隅彼此爭執聚訟請祈

聖明亟賜查勘酌議畫一以解倒懸以重河漕
事案照先據天津道兵備副使王弘祖呈
行據河間府海防清軍兼理屯田水利同
知盧觀象呈據天津三衛北河軍夫姜崇
素等告爲拔苦救生事三衛北河軍夫原
非

國初本地正派差徭實係天順年間天津未

設兵道通州陳督管轄順天府武清縣要
兒渡口衝決借倩衛夫三百一十五名赴
彼修築工完暫留守淺未奉

明旨日久因循遂致難撤誌證嗣後萬苦難支
議添月餉甦命詎意糧後殃禍倍增奸弊
日甚既係隔越疆界未免牛羊異視痛痒
無關脂膏罄竭鬻妻賣子卽今驕虜憑凌
津衛尚且招納四野爲兵本地子民顛反
遠離鄉井曷若撤補津缺以壯梓里保障
民心愉快地方幸甚等情又據天津鄉宦
原任山西北樓口副總兵陳天爵原任薊
鎮石匣營遊擊陳懋功呈爲夷患剥膚關
係匪輕伏乞撤回借取原夫以守要圉以
固

神京等情又據天津三衛儒學生員姜宗呂
張夢辰邢清張希載朱孔陽周時序等呈
爲重鎮可虞土兵當練急宜撤夫固圍桑
梓捍衛

神京等情承批仰府議報速速等因到府備
關過廳准此隨備行天津三衛查議去後
今據該衛牒稱行據三衛十五千戶所申
稱查得天津三衛誌書刊載天順年間未
設兵道三衛俱聽通州分守管轄調撥因
順天府武清縣要兒渡口岸衝決該分守
陳都督借倩三衛軍夫三百一十五名修
築工完暫留守淺日久因循未撤迨至編
審之年審爲力差天津衛一百一十五名
天津左衛八十五名天津右衛一百一十
五名共三百一十五名自三月內卽赴通
州工部衙門過堂發在北地修防各夫住
址軍地營房俱永樂二年派定遠在滄州
并南皮縣等處地方窩離通州五六百里
與彼處通州武清神武定邊等衛所州縣
天淵迥懸嗔怪各夫遲留仍罰以到遲曠
工但有來衛取討衣糧疾病之顛仍每日
追曠工銀三分先年立曠工名色不過爲

警惰夫使不敢偷安耳今按季追解苦不
聊生每年仍辦納椿草柳栽銀二百七十
兩至萬曆二十二年天津道梁副使看得
借夫苦累至極建議始添月糧以矜恤其
勞苦何意添糧之後艱苦更甚於昔流離
之狀難以悉舉值今會虜匪茹戎馬充斥
人心惶懼驚悸靡寧榜檄招藉四野爲兵
用固防禦而本地之民桑梓墳墓所在豈
可顛反遠在他所不一議撤而更別圖乎

此所以來崇素等不平之鳴而呼天控籲
者也等情申衛牒報到廳據此回覆間又
蒙本道案驗爲緊急河道工程事准督理
河道工部程郎中手本前事查得津門轉
入潞河一帶運道係每年四百萬錢糧關
係重大河水泛溢衝決不常一旦有梗漕
運不前三軍嗷嗷誰執其咎等因到道准
此案仰該廳查照先今事理卽查河北旣
無天津地方此中軍夫代誰守信矧今津

門多事據告撤補津缺於人情事體是否相宜應該如何議請并當時因何借倩緣何久假不歸等項緣繇逐一備細查確從長議妥速詳呈道以憑立等覆酌通詳等因蒙此該本廳看得

朝廷設疆分理一民尺土各有專屬力役要害自有司存所以河分南北隸轄二司載之司空之屬者職守甚明據該衛查議及考誌記天順年間因津道未設均隸通州分

守權宜調撥誠有自來厥後相沿留爲守淺審爲力差河間憚於爭奪遂棄三百人焉任其痛痒而不復顧順天視爲外役若取風馬牛焉盡力驅之而不復恤乃至極重不返分爲信地二百里二十二處每歲辦納椿草柳栽銀二百七十兩若遂以爲順天府

祖制額設河夫不復知爲天津衛借用軍丁矣迨至萬曆二十二年始加之糧蓋以旣處

難返之勢聊爲優恤之圖耳詎意增糧之
後增苦殆甚其流之弊以至到遲有罰取
衣裳告疾病有罰始以罰警曠而終按季
追曠是不可訓矣其流之弊乃又有看廠
名色衙役使費每歲額辦無藝至一百九
十餘兩而椿草正供又不計矣又大委占
役至一百九十五名守淺傳遞公文三十
名尚有夫頭小占不計而夫之爲夫所存
又何幾矣必若北部所云借倩永不可歸
也則天津之爲衛久已名存而實亡矣又
必若該衛所查云云也則北河所借之軍
大半不在隄間而在人間亦久已名是而
實非矣且信地者謂我土之要害人民之
防維自身之關係也今協濟軍夫自河西
務南抵天津分信地二百餘里而中間武
清神武定邊營州通州左右計六衛十八
所其官軍如林咸稱遊夫竝無信地乃武
清寶坻香河東安永清灤縣計六縣其爲

土著人民額設淺夫厚食廩餼者若而人
僅守口岸百里乃三衛諸軍屯越在滄州
南皮鹽山慶雲而東遠涉順天地方者不
下四五百里却爲他境守信地揆之疆理
情理在順天北河士大夫安乎不安乎設
以身處之肯乎不肯乎職待罪漕河四載
於茲河隄利害夫役情態修築體面亦旣
知之明體之盡矣如以利害論漕之爲漕
宜無大於河間者河間起故城鄭家口至
天津望海寺爲程六百五十里爲淺九十
五處北河無此延袤也歲修工三百數十
處約用人夫七八千餘名北河無此工力
也及查額設淺夫僅九百六十四名臨河
雖有天津三衛從來不動一軍卽萬曆四
十七年漕渠之厄築壩一十八處挖浚守
淺至五萬餘工亦未嘗別動一軍協濟也
僅取足於額夫而止豈順天幅隕如許州
縣如許軍衛如許額設軍民人夫至一千

四百餘人所轄僅五十餘淺耳乃反借軍於隔屬耶夫協濟者爲一時揀焚拯溺計力竭無復求之異地耳順天之力不亞於河間也向者借之津衛已屬鄉鄰纓冠豈可執變以爲常久假不歸虜使其客而自忘其主以已之信地付於隔屬之孤軍保疆理者似不應如此也今度天津財賦之民原非饒於順天而天津年來增設督餉部院海防撫院贊理餉司督餉道監軍道屯田廳兵糧廳總府衙門標正鎮海五營遊擊中千等官不下百十員一切夜役軍役旗牌巡捕雜役皆取足於津軍而海船兵船廠工雜役海口押運贊司溜揚撫院營房打造屯院開河築圍今又議大修津城改築三面掘南西二河工以十萬計一切非常之役俱取足三衛之軍卽左右營修防邊軍利害視北河何如者今且奉撫院

題留大半以拯室內之焚溺卽加餼餼之疾
苦柔之尚然稱敝尚然不足豈能越屬絕
遠赴不急之工趨吸髓之役能使其終不
向父母痛哭哀鳴耶卽向日奉有

明旨當此之時固應以事勢爭之無論津人還
津不必爭也卽津門部院當此急時轉而
求之順天令以三百餘人協濟又豈應以
秦越視之總之事有經權勢窮則變三衛
舊額之軍今且有變而條鞭者豈能禁借

債之輩不終返其故吾如必欲指漕河利
害謂有信地禁人弗爭試問北河者誰之
封疆也北河雖不治河河間不越天津而
代之矣伏乞正天津之名義問軍伍之所
歸原借債之來繇識權變之因應順人情
之疾苦軫自家之緩急亟請部院早爲議
撤藉其軍丁以固吾圉其彼中信地自有
軍衛州縣自應返其疆理不得藉口強爭
其椿草錢糧并應分派彼中州縣軍衛不

得重困三津等因呈詳到道據此看得河
分南北河以北係順天府屬地方北河工
部轄之河以南係河間府屬地方南河工
部轄之疆場之間一彼一此風馬牛不相
及也昔年河北要兒渡口一時衝決議調
天津軍夫三百餘名協力修築工旣未撤
歲以爲常於是河北有河南之淺夫分派
信地矣信地者就其漕船經過之處而言
之河以北無天津尺寸之土豈得謂之信
地如信地應議協濟必各府皆有而後可
南四府姑置無論而永保之人不聞裹糧
荷畚於順天也亦必南河亦有北河之人
而後可永保姑置無論而順天之人亦不
聞裹糧荷畚于河間也夫同舟遇風則胡
越相急要兒渡口工程浩大暫借河南未
始非相濟之義工已竣而夫猶不撤於義
無取宜乎於情不平且天津代守之信地
於民夫則武清不於通州灤縣等處而獨

於武清武清何功何德天津何罪何罰而
代武清以守信耶於軍夫則定邊等衛不
於通州營州等衛而獨於定邊等衛定邊
等衛何功何德天津何罪何罰而代定邊
等衛以守信耶以此詰河北恐河北之人
無以自解矣陋規牢不可破軍夫如蹈湯
火其苦累種種難以殫述大要主客之相
形衆寡之不敵天津爲河北几上之肉久
矣年年陳訴年年議撤惟是承平日久通
相推揆方今天津斗大一城衙門日增費
用日繁輿臺皂隸較昔十倍土木工作較
昔百倍自救且不贍尚能代人守信哉姜
崇素等哀訴之狀耳不忍聞聞不忍見蒙
海防撫院批准議撤歡聲如雷眼下議論
未定北河工部差人守提本道白牌嚴催
委官道門之外喊聲震天虞衡按故實而
責徒役萬一運道作梗必且借口移咎誰
知

大明世界

畿輔近邦有此無名之役不均之苦乎當此極重難返之時誰執發言盈庭之咎必將曰犬牙相制河南不妨受轄於河北也因之便又將曰古今一轍久沿恐難於驟更也因之便本道於此亦有議焉南北可以相轄而必不可以重役受轄於南而又轄於北是重役也天津旣載北河工部勅內今後應於南河工部

勅內削去此衛可以南亦可以北本道亦以爲因之便也古今雖云一轍今昔殊不同時奏處衙役設立公署勅建營房官之添非以爲津添之費偏以累津今後一應錢糧不敢請之順天但得協助人役三百餘名供事於津彼可以協此此亦可以協彼本道亦以爲因之便也若曰時事多艱議論欲省一言以蔽之曰撤此段公案天下萬世必有不以職爲非者合無俯賜裁酌具

題等情具呈到臣據此該臣看係河道淺夫
必當經繇工部酌議隨經移咨工部內稱
河工之有南北分司也譬之伯叔然伯有
疾則叔之子孫起居侍養焉情也伯愈矣
叔之子孫如舊起居如舊侍養非叔不念
其子孫而伯匪他也且叔未一旦至於恙
也惟夫叔病矣氣息奄奄將不支矣叔之
子孫歸視其父而伯執之曰爾父起居我
者也爾父侍養我者也渾忘其叔之急難
於先而憇視其叔之危篤於後不顧其叔
之子孫父勞於扶持而但欲其叔之子孫
終給我廝養情乎不情乎相爭而赴愬於
家主家主寧有使子孫不父其父而父其
伯者乎天順年間河決要兒口借津兵三
百餘人助修則伯有疾叔命子孫起居侍
養之說也工完而夫役如舊則伯匪他叔
未恙之說也奴氛猖獗津門戒嚴添設部
院填撫及督餉監軍諸道司屯田軍馬諸

府佐總鎮遊府諸衙門不下百十員矣一切廝役咸於津軍取足而種種工作非十萬可了非旦夕可完者又於津軍取足此非叔病而奄奄不支之時乎撤久假之津軍營自家之門戶情真理直斷斷無可疑者蓋父自有子伯不得而子之子父其父伯不得而留之也若必堅執終不使歸無論手足之誼交相軫恤若何而瓶罄壘耻陟岵瞻雲能禁其歸家如鶩乎况南河爲淺九十五處視北河之五十餘處幾且倍之而額設淺夫南河九百六十四名以當北河一千四百餘人僅僅十之七耳衆寡之數旣已懸絕勞逸之勢實且天淵而逐年損南之不足以益北之有餘此事理所甚不平而人情所大不堪也至於椿草柳栽銀二百七十兩流弊無藝銀一百九十餘兩皆其河北爲刀俎而河南爲魚肉者宜乎士民按誌以陳辭而姜崇素等擗

踊號呼而冀上之一咎也既經該道詳報
前來擬合咨請爲此合咨工部煩爲查照
酌議撤軍歸津用濟時艱而蘇積苦地方
幸甚軍民幸甚已於本年五月十二日移
咨工部去後未准回咨本月十七日又據
天津道王弘祖呈爲監司勢屈力窮疲卒
嗷嗷無訴懇乞代

題以解倒懸事呈稱北河淺夫一事本道先
據士民之呈告淺夫之泣稟海防撫院之
批議清軍同知之叅詳按之衛誌稽之成
案事若極重而難返言非臆勦而無根也
業經通詳各部院似應靜聽處分該司差
役至衛守提及奉總河軍門憲檄職俱牌
行該廳督行該衛催令各夫速往守淺俟
議定而後撤未嘗專擅而橫行也應否議
撤非該司與本道所能偏主該司未知何
時具疏工部未知何據議覆俱未發抄五
月十一日閱邸報奉

聖旨淺夫着照舊規行司官具疏本部具覆乃
遂取

旨如寄用以箝盈庭之口而下令于流水之源
么麼道臣不敢復爲窮民

請命而三津疲卒永無出水火之期矣職雖外
吏然亦奉

簡書而綱紀一路惟是章疏不得徑達於

君父而顏面遂難強施於士民容職另文乞身
伏乞將職原詳具

奏

勅下部院會議果職應伏妄言之誅願就斧鑕
以謝部臣黨職言有可採久假應歸職言
行而罷有餘榮矣呈詳到臣該臣看得

國家之事非一人之私事也議

國家之事不可執爲一己之私事也我執之
人且爭之而况復激之令其愧且憤耶愧
則愧職掌之不得憤則憤民瘼之難瘳計
惟奉身而退令天下見一段守官苦心耳

天津道兵備副使王弘祖斷蛟剽兇才華
浴日補天志嚮縫破決綻汲汲遑遑臣方
喜有同心嘉與共事而忽以淺夫一事移
文乞休則爭之不得而計畫無復之也是
亦執之者激之也除臣勉留照舊管事外
敢虛心平氣爲我

皇上陳之夫南河之淺以九十五處計北河之
淺以五十餘處計而多淺之夫以九百六
十四名計少淺之夫以一千四百餘人計
多寡勞逸已不均矣被借而去則減九百
六十四名爲六百四十九得借而來則增
一千四百餘人爲一千七百數十人勞逸
多寡益不均矣然借之時未有不均之嘆
者曰要兒口之變其偶也偶必不以爲常
也相通非相厲也且同隸通州未有一彼
一此之分也不分則此可以往彼可以來
也迨後因循而久假者不歸矣司分南北
而北河之視南河如越視胡矣到此而原

借之南夫備遭荼毒矣南河道臣爲民請命北河司臣沿襲往規而相爭以之激矣臣以爲今日之事未論可否撤歸先論是否那借使此夫爲北河額設之夫則是北河之夫非借南河之夫也使此夫爲南河原設之夫則是北河之借非北河之所得終據也臣見民間一箕一箒之細隣里相借者有之卽未有借而不還者也卽未有主人索取而反執之反激之者也

皇上試問部司曰天津之索還原借也據衛誌也部司之不吐還安據乎孔子思夏商而慨杞宋不足徵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蓋考古證今全憑文獻天津士庶卽不敢謂於獻何如而誌之爲文則炳乎備載原委如日星可徵矣可徵則可信可從矣臣等與部司誦法聖賢但以事之可徵者考諸文而以文之載在衛誌者信爲借則北河之吐還是還其所本無而南

河之得還是復其所固有之心之虛氣之平情之恕理之確無出此者儻部司到底爭執則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乎故臣以爲借之一字明而歸還南河之夫可無俟辭之畢也但部司管北河河工者也道臣管天津兵務者也卽臣等亦職天津諸處而不及北河者也部司得無謂臣等職岐彼此袒分左右乎則有兼轄南河北河之順天按臣在天津撫臣所爲請

勅按臣俾考覈故實平心劑量從長計議者實爲得策也伏冀

聖明裁察施行陸月拾捌日題貳拾壹日奉聖旨該部知道

衝陷城池疏

題爲異常水患衝陷二城百萬悲號情形極
慘懇乞

聖明亟賜查勘蠲賑緩徵以拯危民事據束鹿
縣申本縣城隍原係沙土屢被滹河衝淤
外高內窪其形如釜本年二月內請詳修
築隄岸完固不意六月十六七日霪雨連
綿滹水大發河流澎湃隄岸遂決卑職櫛
風沐雨率領佐貳晝夜修補奈天意難挽

人力徒費二十三日午時河水洶湧先將城樓衝倒官民房舍盡行湮沒千百生靈幸先傳諭躲避獄囚庫銀預移隄上安插倉糧數千石搬運無幾隨水漂流等情又據廣平府同知署肥鄉縣事范世楨申六月二十八夜二更防守隄夫報稱漳水橫發隄被衝破勢不可當主簿楊旌典史周大勳隨去看視水已進關奔回見事急矣職與商議亟塞城門不恤金錢多僱人工設買布袋正填塞間水勢洶湧抵塞不住將近五更南西二門水進頃刻深二丈餘官民房屋相繼傾倒人民慌亂逃生無路父子不相顧遑有官府哉職與主簿典史相倚地板繫在樹頭緊守庫藏次日纔有差役相助取出庫銀暫寄府庫倉穀浸在水中監禁囚犯湮死壓死難分俟查明另報等情各申報到臣俱經嚴批易州大名二道作速查勘去後臣自惟奉職無狀恒

雨爲災田卒汙萊民多沉竈故撫屬各州
縣以水災申報者不啻如蝟而城垣傾潰
頓作水鄉廬舍土田盡歸澤國則未有如
束鹿肥鄉之尤慘者茲特爲我

皇上陳之夫滹發源於繁峙漳發源於遼山各
挾萬山之水建瓴而下勢原迅急猛烈每
遇諸山有雨則群流會合河伯汪洋怒浪
驚濤排山浴日如雷叫吼十里驚聞篙工
不敢駕舟舵師爲之却立且土脉甚鬆河

流善徙忽而南忽而北無常迹也高者可
衝爲河身卑者可淤爲大阜無常道也來
不以螳穴爲繇去不關隄障之力無常情
也故濱二河而居者安土重遷雖幾幸無
事而每年夏秋之際惴惴焉惟化爲魚鼈
爲大懼所從來矣二邑形如釜底外高內
下而本年霪霖浹旬日夜如注流傾竹箭
遂激險於兩河橫決隄坊竟貽災於二邑
平原曠野一望渺茫城郭成渠倉庾逐浪

幾間敗屋出沒波間四境危民喧啼水際
傷心哉此子遺夫非

皇上所

命臣乳哺而衽席之者哉痛自遼左軍興以來
徵兵徵餉閭里騷買豆買牛追呼雨下
哀此斃民久已無生之樂矣而今且一衣
一襦一匙一箸一豆一盂亦盡爲河伯持
去窮極矣慘極矣若不議蠲議賑議緩徵
大沛恩膏固結人心則慈父不能有其子

皇上亦安能有其民哉

皇上不見滕鄒交鄆之民乎彼皆

皇上赤子而千萬爲群揭竿斬木破城邑屠里
閘截糧運困

天潢逆我顏行愍不畏死何以猖狂若此哉則
其始固饑寒迫身徵求無藝而莫之或卹
也二邑之民遭此大難無半菽可食無片
茅可居無遺簪破釜可辦買聊生計惟父
子兄弟夫妻親友抱頭相向痛哭一場各

覓樂郊苟延殘喘而魁桀有力或且竄入
妖徒妄圖飽煖若不嘉與更生而誅求之
鞭朴之究竟誅求鞭朴不得纖毫而

上屯膏下積怒挺而走險不旋踵矣方今外有
逆虜內有亂民所恃

畿輔根本之地尚未動搖根本一搖則天下
大震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除臣已行
牌刻示徧行安慰具道

皇上軫念近畿

德意甚厚聞其被災定

蠲定賑定緩徵以維繫其戀土之心預消其離
鄉之志竝二縣掌印署印官俟該道查勘
到日臣另行叅處外伏乞

勅下戶部行各該巡按御史將前被災二縣作
速查勘其

蠲賑緩徵統候該部立覆行臣遵奉施行柒月
拾伍日題本月貳拾捌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